

解秋日版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四五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

本期零售二角 每月六元 半年卅二元 全年六十元 社址：延安解放日報社

延陝甘寧邊區師範學校  
招生廣告

—

後門外小石磧溝。	由學校介紹工作。	待遇：入學後一切膳宿制服書籍費均	：自八月一日起至九月五日止。	3班（1）生按身體檢查而定。	（以上）二十歲以下者。	2、或具有同等學力及初中程度者。	十名、三、資格（1）凡高小畢業	生五十名、二、學額：其他各級插班生二	育師資。（2）為培養邊區地方年級新	一、宗旨：（2）學額：其他各級插班生二
----------	----------	------------------	----------------	----------------	-------------	------------------	-----------------	--------------------	-------------------	---------------------

斯大林邱吉爾會談

決定盟國軍事戰略問題  
會談中與羅蔣保持接觸

會談中與羅蔣保持接觸

【路透社莫斯科十七日電】邱吉爾與斯大林之會談，自星期三起星期五止，參加會談者尚有哈立曼、布洛克、魏非爾、賈德幹，蘇方則有莫洛托夫及伏爾希洛夫。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官方公報宣稱：邱吉爾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該公報繼續稱：若干決議，包括對希特勒德國及其在歐洲佔有之戰場的問題，業已成立。兩國政府決竭盡全力為此正義解放戰爭進行到底，直至希特勒主義及其相關似的任何暴政完全被摧毀為止。此次會議係在懾服和完全真誠的空氣中進行。並給予機會，以完全依據蘇英美間所存在的同盟關係，重申此三國間的親密和互相諒解云。

邱古爾電謝斯大林

柏林聞訊  
普魯士  
國會

戰友態度與殷勤招待。余得訪問莫斯科科羅森欣慰。因余可確認：我人密切結合將在彼後此等事業中起極有價值的作用。請轉致莫洛托夫一並致謝。」莫斯科無線電同時又廣播指吉爾在抵達時的聲明書謂：「我人有充分之決心繼續攜手作戰，無論有何痛苦與困難在等着我們，我人亦必將像同志與兄弟一般攜手繼續戰鬥，直至時機轉化而為遠征英首相吉爾來此。美總統將擁護莫斯科會議的一切決議。」莫斯科千百萬人民已可定時轉，總統命余遠征英首相吉爾來此。美總統將擁護莫斯科會議的一切決議。」莫斯科千百萬人民已可在半小時左右的新聞片中瞻仰英國領袖的風采。初次開映中的蘇聯顧客強調英首相在莫斯科機場蒞臨第一次

發揚民主改進鄉府工作  
各縣鄉選普遍開始

選訓班課程應完全符合實用

**部份分區縣與夏徵配合進行**

【本報訊】以發揚民主，貫徹「三三制」，改進鄉政府工作為中心目的的全邊區鄉黨各縣已普遍於八月初先後開始。目前各縣正在進行開辦選訓班，抽調幹部訓練，以作動運的骨幹，共產黨進行黨內動員，保證「三三制」徹底實行。另如清溝等縣，並作試驗一個選民，吸取經驗以作為其他地區之參考。關於選訓班內容，已較去年有進步，但仍有個別錯誤與實際運用不相符合的。清溝試選，因時間迫促，準備宣傳不夠，會選民達百分之六十五。又子長等七縣選亦提前於今年改選，與鄉選同時進行。

在關東、關中及延安等直屬七縣夏徵亦於此時開始，鄉選要與徵糧相配合，在鄉選中俾夏徵，並使民衆負擔更加公平合理。鄉選越辦得好，鄉政行政機構愈健全，即更保障徵糧的圓滿完成。

【清溝訊】為加強選舉領導，特給各區黨指示以起見，特給各區的選舉各點：（一）每區的選舉一個區級幹部自始至終止。（二）「捉米子」等現象的再次發生。（四）要注意選舉中的手續與方式的要求，如居建國的兩願意義。

【綏德訊】縣選委會四日

# 激戰近附灣瀾

# 溫州松陽敵不支撤退

【中央社慶元十七日電】  
山出犯之敵，經我出擊後  
向江山西南馬頭潰退，常  
敵一部北華埠為我擊  
，敗回常山。又敗退松陽  
，遭我軍之嚴重打擊，現  
正潰退中。

近有撤退嫌疑。  
【中央社浦城十七日電】  
溫州之敵，連日繼向海口撤  
去，一部竄開田附近，我正  
圍擊中。

紅軍側擊予敵重創

邁科普蘇方轉移陣地

【路透社莫斯科十七日電】蘇方公報全文如次：「十六日我軍與敵在克列特斯卡雅東南，科吉陶尼戈沃東北，明拉尼·沃德及克拉斯諾達爾區鏖戰，我軍由邁科普撤退，其他各線無重要變化。截至八月十五日之一週間，德方損失飛機三百六十九架，同期中我損失了百四十一架。」

掃蕩平北宣傳係煙幕作用

企圖勢難實現。七月十二日的北陽堡戰鬥，尤給此次「掃蕩」我門更千餘敵入斃命。不斷的襲擊更敵人兵燹土喪，而旁無救

以保證其完善的實施。

開辦選調訓練班，這是往年已做過的。但今年應注意的，就是邊區政府已不單在邊區工作團下施助了。各地政府幹部對鄉（市）選工作就要全力担負，而訓練班更應求其在很短時期內獲得實效。課程應力求與實際應用相符，訓練則根據各縣區各級幹部的程度，但總之以往，事實上應以縣區幹部為主。他們應成為鄉的得力幹部，以便下施協助選舉工作的勝利推進。由於精兵簡政的實施，各級負責員均已相當的提高，加之去年選舉工作的經驗的積累，應當說各地幹部在「選」工作中當可駕輕就熟，勝任愉快。同時，我們希望各地幹部能在工作之餘，多研究，多想新的辦法。在這一方面，綏德縣今年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嘗試，依照依照政治情況的不同分成了三種地區，各擇一需，把選調班與試選同時進行的辦法，並將其收成和它的實際情形造在報上發表，供給大家參考。

訓練班一邊，並取得成效一定會更大一些。我們希望各縣能同樣的根據地區

華北  
昨  
【本報訊】

日本，慘重之損失，然遭遇最大之災，在極南部之克拉斯諾達爾，但激烈戰事之大林格勒之

「軍事行動、書信自由」，已討論完畢，內容均爲常生活行動中所最迫切的題，其中尤爲各代表所痛惡，這是上級軍閥侮辱下級兵民的罪行，也無微不至。門兵若因及失去生命，則軍民共憤。

於是更充滿意會。

【本報訊】華北日本土兵代表會議，決今日結束。上午繼續討論「要求書」中的第五六、七八四章。下午討論實現要求的辦法。何日發動日本土兵回其軍閥官長處。

兵共同之要求，後七章是下  
士官等的要求，據昨日大會  
生部大山君稱：日本下士官  
傷僞九十  
天一名（

日本軍閥的壓迫  
關係，他們的要  
求再由各代表詳  
十九  
十九  
十六

古邑新聞成立

同盟社公佈：陸軍大官，陸軍侵華派，宮溥係

歷任第

二年後，處理六事件，就任軍生後，經華南，一九三倭六之中將係官學校駐在德部部員官，敦。一九



# 延長縣委號召黨員 出糧在先送糧在前

## 縣府通過夏徵計劃

【本報訊】延長縣政府為加強抗戰後援會，特號召黨員，出糧在先，送糧在前。縣府並通過夏徵計劃，以資救濟。

【本報訊】延長縣政府為加強抗戰後援會，特號召黨員，出糧在先，送糧在前。縣府並通過夏徵計劃，以資救濟。

# 今年怎樣辦 新文字冬學？

## 教廳召開座談會

【本報訊】教育部為推廣新文字冬學，特召開座談會，討論今年冬學之推行辦法。

【本報訊】教育部為推廣新文字冬學，特召開座談會，討論今年冬學之推行辦法。

# 關於徵收公糧

## 錫章

今年公糧徵收，關係重大，應如何推行，實為當前之急務。...

# 二三兩屆參政員 遞嬗錄

（一）二屆係由中央遴選，本屆改由各省市選出或指派者計有：

左列生：鄧錫珪（湘）、楊子毅（粵）、高廷梓（粵）、...

# 中央七七宣言座談會

【本報訊】中央七七宣言座談會，於昨日舉行，由黃帝孫主持。

# 稅務局長聯席會

決定加強幹部業務教育

【本報訊】稅務局長聯席會，於昨日舉行，決定加強幹部業務教育。

# 我在海外

朱森教授之死

【本報訊】朱森教授之死，引起社會關注。

# 繁榮商業

利民買賣

【本報訊】利民買賣，旨在繁榮商業。

# 朱占國榮膺某國學術模範者

【本報訊】朱占國榮膺某國學術模範者，其學術成就顯著。







誰是區長？

林采

秋天。在冀中平原上，風刮着，像一張巨大的帆颯的鼓動，沒有停息地刮着，沿着一條小小的河流，送過一個小小的森林的小小的村莊裏去。（這村莊是在敵人的鐵鏈的旁邊。）嘿！夜還沒有走完它的路程，太陽還沒有從東邊的地平線，露出它的的第一道光線的稜角；而公鷄却在叫了：咕嚕，咕嚕的，像是報告說沉睡着人們：有一個不幸，在這黑夜的陰影裏埋伏了。

「不知道，」  
「好！」翻譯官的 橫眉一掃；於是，  
「刺刀從她的下身刺進去，  
一個翻身，姑娘撲倒在地上。但是  
挑起來，又一個刺刀，捅進她的  
日本兵還沒有滿足，血流滿了地。她的  
的臂膀，把她轉過來。血流滿了地。她的  
臉的手指顫動着，頭髮覆到臉上，尖聲  
的喊：

「呵，打倒……」

這時，圍子裏的人們的眼淚流下來了。

但黑夜終於將牠們了。然而，人們在叫喊，在窗戶的柵欄上。然而，人們怎樣呢？人們還在夢的邊沿上跳躍着吧！不！現在，人們已經披了一種灰暗的凝澀所霧化了，人們迅速的穿上衣服，排開大門，逃嗎？逃不了的。從從微敞開的門口，日本兵把他們帶到村外的關帝廟前。

白楊的葉子殺殺地響着，人們的心也在響着，而且跳着，像一頭小馬在衝撞。表明其妙的緊張的眼光，投在莫明其妙的緊張的臉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而在燈光的光的映照下，有些臉子在發着微青的灰白的光，有些身子在哆嗦。女人的羞亂的頭髮，覆着惶然的眼，也不掠一掠。孩子們，在喊……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但是日本兵的刺刀團聚來了；雪亮的閃

！

着，哭了。人們，像一塊塊被推倒的木柱，被切斷，痛得發昏。恐怖，憤怒，像兩個巨大的風輪的轉動，在他們的眼前飛舞着，擴大着，以至於充塞了整個的空間。

但是第三個又被拖出來了。是一個花白鬚子的老頭兒。他抖擻着，像風裏的一片樹葉，鬚子有的抖動。

翻譯官道：「誰是區長？」

「我不知道！」老頭答。

「你要你的頭嗎？」

「好，請吧！」

「哦，我不要！」

老頭蹣跚地走前一步：

「發吧！砍了我這還有用的老骨頭吧！」

啊，真的一把砍刀飛起來了，落到老頭子的後頸上！「咯吱——」，一落聲，老頭的身體倒下了！「去呀！」木匠的汗水，鮮血從他的頸口上冒著，向四面噴射着，而滾落在他的脚邊的頭顱，驕子掙動着，眼睛白着，嘴巴還在喘動着。……

綢緞被拖出來的是一個小孩子。黧黑，官溫和的掠着他的頭髮，從袋裏掏出用紅綠的透明紙包着的美麗的糖菓，塞到他的小小的手裏去，並且笑道：

「好孩子，你可不學他們的樣呀！……」

「不是區長殺頭！」

「我不是區長！」

「……哦，原來如此，是我區長，哦，想起來啦：區長是昨天夜裏到的，到咱們村上開了一個會，說是要徵收救國公願，要實行民主大選舉，要粉碎敵人掃蕩，把鬼子打出去……道理是講得蠻對，正講在咱們老百姓的心上。到底是咱們的區長，抗日的區長，咱們自己選的區長。看，他不是站在那兒嗎？但是鬼子爲什麼會知道呢？是誰洩漏了消息嗎？好！那個雜種，打我他是誰呢？」

「不知道！」

孩子一下把糖糰扔在地上：「他們都是好雜種的！」

「你是兒童團嗎？」

「是的！」

「你的心是好的，還是壞的？」

「是抗日的！」

「你還要抗日嗎？」

「抗到底！」

「但是你們的區長是不好的。你能告訴

死他！……

翻譯官又喊道：「不是區長嗎？出來！」

但是青年沒有動，硬硬的把頭一抬。這下翻譯官可氣了，一下把青年人從圈裏拖出來，拍的一個耳光。

「誰是區長？」

青年憤怒地答：「我不知道！」

「不知道要殺頭！」

「殺吧！」

「好！一把刺刀插過來。」

肉襖紛紛的屍體：

翻譯官的臉孔虎起來了，指著那三個血肉模糊的屍體：

「你怕殺頭嗎？」

「不怕」孩子答。

「好！」一把刺刀向着孩子的胸膛飛去——但就在這時，從人圈裏跳出一個人來，舉起拳頭，一脚踢落了刺刀；淚流滿面地喊道：

「放下他，我是區長！」

「你是區長？」翻譯官驚駭地問。

進了青年的胸膛。一股鮮血冒射出來，像一道噴泉。青年向前一撲，便又仰天倒下去了。接着又是一刀。

青年喊：「打倒日本強盜！」

第二個被拖出來的是一位姑娘：大眼睛，黑臉蛋，是全村最美麗的一個女孩子。她也都很喜歡她。可逃現在，她直挺挺的站在那裏，像一根木頭。

翻譯官問：「誰是區長？」

「我不知道！」姑娘鎮靜地答。

「不知道嗎？看——」

「我是區長！」

「你是區長！」「你是區長！」

「我是區長！」

「好！綁他。」

接着命令，於是日本兵向他開來，刺刀飛着，麻繩套上他的手指。但是人圈馬上崩潰了，人們像決堤的大水似地湧過來，高高地揮着拳頭，狂熱而矯亂地呼喊：

「我是區長！」

「我是區長！」

「我是區長！」

但是真的，區長被日本兵綁起來了；而且密密地圍着刺刀，兜走了，人們着急了，不顧一切的衝去。在刺刀的橫殺下，一個人倒了，兩個，三個……然而被沖擊着懸崖的洶湧的海浪，一個接着一個，

「挽救咱們的區長呀！」  
「是咱們自己選舉的區長呀！」  
「朋友，喂，響一點。我的故事還沒有完畢，我還得告訴你：就在當天夜裏，區長被敵人打得遍體鱗傷，丟在黑暗的牢籠裏過去；又湧過去；幸而敵女，老人，小孩，又湧過去；就在三天以後，幾個村子的英勇的自衛隊，聯合打進敵人的據點，打破牢門，把區長救出來了。」  
區長感動的說：「是抗日和民主救出了我性命呀！」

一九四一年  
十月廿七日夜



『報告司令，我們執行三光政策，非常徹底，我一個人逃回來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華君武作

村婦

均

當時敵人實行「三光政策」的時候，我當了一路游擊支隊長，從第二軍分區到司令部都去。我們路經的村莊，全是石礫堆，到處發出屍骸的臭氣。我們走了三天，沒有找到東西吃；大家雖然飢餓，哭和喉嚨裏的乾渴，但總覺緊要，我們仍然用急快地步子走着。一直走了百八十里遠，才達到一處有炊烟的地方。

那就是被奇敵的桑樹所籠罩着的一個村莊，太陽從樹葉中透過微弱的的光點，閃耀著燦爛作無聲的街頭。

我們進了村子已是午後時分。一個生着綳髻的孩子迎著我們走去：「村長！你們正走在一條胡同口呢。」

大家都不相信地站著，周焦急的等待着，環顧著四周，忽然，拊得頭上走來了一位中國婦女，她不過三十歲，高高的個子，一對肥大的天足，牢固地在得道上踏動着。

「代表回來哩。」頭上生辮的孩子用手指着她說。

她快步走過來了，我搶上去問她：

「你是代表嗎？」

「哦，什麼事？」他停住了。

我把來意同她講了一下，她遲疑著，一面把剪得短短的頭髮向後掠，一面把剪短髮的圓圈交還了我。

黃的牙齒，泰然自若的說：「你們有多少人？」

「連我們二十四個人！」

迅速地回答她。

她用渾身發亮的眼睛看著我們，彈身現出兔腿的樣子，像似撒腿要走的說：「這很困難呀！」

這時看見她底瘦小隻飢餓的腰間，頓時帶著失望的情相遇了。

我望了望太陽在同黨密森林四面落着，我羞澀了司令員要我們午夜趕到司令部。這時，大家若不吃點西充充饑，未了的一段路路恐怕要誤掉了。

我急得腹中都震動地輕輕地呻吟起來，命令了大家……

我們走進了她底房。三間茅屋，除兩瓶玻璃鏡，顯眼的東西，只有炕上放着一張破舊的桌子。

桌上放個硯台，和一支禿毛筆。

她從炕上堆着的衣服裏，找着口袋，我找了抹塵上的汗漬斜着倒對管理員說：

「她有點長征過來的味道。」

她突然抬起了頭，很得意的笑着說：「那的，那的，」

「哦，——很像，很像！」

「我用溫和的目光看着她興奮的臉說：

這個時候，鬆鬆頭的孩子跑進來了。

我用手臂朝牆馬的方向擺了擺，她放下了口袋，快步地走到炕心，雙手覆到牆門上，吃驚地看望着。我臉白，得直抖擻，下頰顫動地說：

「我們趕快跑吧！」但她是那樣的靜，臉上沒有一點點濃的樣子，好像見了我們自己已厭惡馬一樣。你多麼胆小！」她羞澀地說：「不要緊，日本人可饒命包啦！」

她這樣冷靜，我也鼓出一點膽子，風快地跑進屋裏把管理員叫了出來。他和我一樣驚訝：「我剛才丟去了米袋嗎？」

但她走過來說：「一顆食不能招搖，我偷偷騎敵人底馬跑來。」

我直視她，但我也聽到敵人走進去的家裏，發出女人底尖叫聲。我嚇得呆立着，全身底每一根血管，都融入恐怖中，心血也沸騰着，代表那個無膽地，袖子揉了揉起來，把短小的管理員抖擻了兩丈的洋馬。我自己抖擻地翻上了皮鞭的軟轡，我同時緊緊勒着狀呆的馬頭，幾匹影似的朝後閃過。

四匹絳紅色的東京馬，着如同傾瀉而歸的紅光下，向平沈的太陽的紅光下，兩匹上凸着角的八路軍總令部狂奔而去。

一九四二年八月  
沙改於我戰地醫院

那些二十五歲說說自己老了的人，他們是那麼傲慢而又自甘墮落。生一臉癬疥還自以爲嬌嫩，總怕人家揭掉他那層臉皮。他們謹慎在陰暗的密洞裏，萎靡的兩眼多麼怕見陽光。

和他們在一塊兒，真是和伴着遠天氣一樣無味。可是，我們年青的，只要看見你，我就喜歡起來了，你的眼睛裏，有那麼多的泉水。

拾麵食、換女人，我和她並肩的走着，談着笑着，她說：「我常常想，假如八路軍不來這兒，恐怕我現在還是種我那塊落地的。」

「那為什麼？」我插問她。

「條不知道，鬼子來了以後，有八路軍的女同志來做地方工作，有女兵來演講，我才覺悟了！」

「你挺進步啊！」我笑着說。

「是的，我去年才當代表。不過，這個工作可够煩瑣，一天忙於開會，動口捐柴，最討人嫌的公糧還不額數。」

我們加快腳步走，我把軍帽推到腦後，望着頭說：

「爲了革命隊伍應當出點力呵！」

方臉上的依舊留着留在田間被晒黑的美麗。

她拿出口袋，快步的走了出去。我在屋裏來回走動，我看天色更暗，我心裏越發着急，我走在大門口盤旋，突然，四匹棕紅色的日本馬，在街頭上現身，放人下了馬，走到第一個人家。

我被驚着了。我底臉色由蒼變得蒼白，同時感覺自己底心在跳。我懷疑着代表走回。

我聽到大門旁邊，心靜靜的跳，似切望代表回來，果然她回來了。

她膝下夾着一口袋銀食，匆匆地走到我面前，她沒有理會街頭木板上，拴着敵人底馬匹。

我退後一步，用抖抖的聲音說：「唉！糟糕呀；敵

步地朝橋頭那邊逃去了。

我站在火線跟前，身子隱到大門旁邊，光把頭伸了出去，看到她站在四匹馬前面，向我揮動手臂，我們走去了。

管理員扶着力袋，我跟在她後面，輕輕地踏着脚步，忽然，一匹馬嘶叫一聲，把我驚醒了，立即把我身體驅到一家的門廊上了。

我如同害瘧疾病一樣的抽搐，但依然跟着管理員的抽。

快到四號路，管理員騎的洋馬，帶起牠們底耳朵，頭上舉起來，像似成着響；牠們鼓勵牠們肥大的蹄子，鼻子噴氣，嘴口四周濺出白沫，表代向前走一步，到了一匹馬跟前，拉住了韁勒，摸了摸鬃毛，又撫摸着光潤的、溜溜的馬鬃，馬溫順了些，牠從容地把米袋接過去，送到馬房去。管理員由乾泥一所指了。在這一新鄉間，底牆腳發花了。後面又傳來疲憊的手榴彈，我驚恐的叫了「啊呀，等等我，代表！」

她轉過來緊張的面孔，睜起她那一隻長睫毛的眼睛，說：「趕快，趕快！」說完，她用豐滿的手臂，抖擻着韁勒，她在馬上搖擺，兩腿跳着躍擺，她向向前，兩腿跳着躍擺，她在馬上搖擺，兩腿跳着躍擺，她在石壁上滑過，這樣過了有五分鐘，我們跑出了村子。她底馬底聲部這時才有搖動的着，開始跑慢，我趕得上去了。她大聲地說：「快走，快走！」我聽了點頭應付，這時馬已跑到荒野無人的跑道上去了，我安心了，把臉上一汗濕擦了擦，我才看見馬腹錢起的灰塵，我和她底馬排着的跑着，她帶着與她不識調諧的精美，也許她懂得眼

純潔個的臉都對着我，  
把眞的光在你眼裏閃動。  
我爲我的無知多麼感到不安呀。  
但是，年青的伙伴，  
我得到你的信任  
現如你能從我得些什麼，  
無論是一點點安慰，一絲絲鼓勵，  
或是一個半個字的知識，  
我將是怎樣地榮耀和快樂！

我們的心跳得那麼親近，  
它們是在一起躍動；  
我們的眼睛一起眺望著  
那浴在朝陽裏的燦爛的山尖；  
我們緊緊擁  
穿過森林，  
走過那肥肥的菜地；  
我們不由地唱出  
我們青春的無盡的活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驕傲，  
我們驕傲我們的爽直和大胆；  
有的却只能拒絕做活沓，  
我們只可能拒絕做活沓，

年青的伙伴

非

你對我說，  
你以後要多多地幫助我。」  
幾個的臉都對着我，  
真光在你眼裏閃動。  
爲我的無知多麼感到不安呀。  
是，年青的伙伴，  
得到你的信任  
你能從我學些什麼，

「你們是怎麼地愛矍和快樂！  
這是一個字的知識，  
是一個個字的知識，  
你們是怎麼地愛矍和快樂！  
你們的心曉得那麼親近，  
你們是在一起勞動；  
你們的眼睜一起眺望着  
浴在朝陽裏的燦爛的山尖；  
你們緊靠著  
過森林，  
過那肥美的桑地；  
你們不由地唱出  
你們青春的無盡的活力。」

們就我所嫌惡的。我們只商於自己——是去還是留？  
些二十五歲說說自己老了的人，  
們是那麼傲慢而又自甘墮落。  
一險癆所選自以為穩健，  
恐怕人家揭掉他那層皮，  
們盡藏在陰暗的密洞裏，  
癆癆的兩眼多麼怕見陽光，  
知他們在一塊兒  
是和伴着壞天氣一樣無味。  
是，我們年青的，  
要看見你  
我就喜歡起來了，  
你的眼睛裏，  
有那麼多的泉水。

# 一位日本俘虜的故事

## 箕羽亮吉

這篇故事是一位日本俘虜箕羽亮吉（Rokichi Minowa）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在友誼村（俘虜住所的名字）一次會議上所作，這會是由日本著名的反戰作家鹿地亘所主持並參加；除作者外，尚有八位同盟軍的人。這故事是我們從這會議的紀錄中譯出的。

原編者

『在去年六月，我們到達湖北，』講故事的人開始了。『在那裏警戒了兩個月。不久以後，就參加了大別山戰鬥，這是頭一次作戰。我們聯隊打起來像先鋒隊一樣。』

包圍了。戰爭實在可怕！雖然每一個兵都有一百二十發子彈，但是只打了一次就全都射完了。敵人瘋狂地攻擊着。我已經沒有子彈了，而且敵門員逐漸的減了。十月六日，大隊長打死了。中隊長和隊長，甚至連代理小隊長都受了傷。死的數目可怕地增加着，是絕不可能再作作了。我們開始撤退。雨又下來了。這全都是紅黏土的山路。這山給了我們極大的痛苦。一個一個的小山峯，時常在前出現。雖推測只有兩個鐘頭的旅程，但後來一座高的可怕的山頭出現了，並且它上面爬了兩整天。最後，十月七日，渾渾青色的黑暗中，走在灣灣曲曲的山路

旁偷過和逃走。

「這還值得說一說的，是中國軍隊每軍的大部份都犯着那種同樣的錯誤。雖然到處都有人嚴格地禁止。這錯誤是哨兵在黑夜時常受大驚駭話。因為他們時常高聲的吵鬧，哪裏有中國兵，我馬上就會知道，這事，我想是中國軍隊應該改正的，但我也經過下面的事情。有一天早晨，我還沒有找到隱蔽的地方，突然碰到了敵人的哨兵，「一切都完了！」我想，但是我忽然發現哨兵都在工事裏的兩傘下睡覺呢。因此我拖着疼痛的腳，很快地逃跑了。我這樣逃跑了好多次，在我終於落在中國的陣地中了，有人大聲地問我口令。我模模糊糊地跑起來，槍柄在我後邊斜擊着。我的腳碰到一塊石頭，我重新跌倒在地上了。這次我實在走不動了。代理小隊長沒人知道，他已經跑到那裏去了，過來了，我，我直到射擊停止才從地上爬着，爬到山

「我開始，我自己想，「到能跑的時候，我的腳實在疼，我呻吟地爬着。當我爬了二百公尺，剛要爬山的時候，東邊天就亮了。我竭力爬進荆棘叢裏，我偷偷地找了個不能射到我的地方。那地方有兩間房屋，其中一間是空棧的，在另外一間裏住着班軍隊。頭一間前邊是田野，地裏有被割下來的穀子的穗子和殘留的東西都已發了芽兒。我想穀穗是能吃的，並且竭力想記起我要去的地方。

「晚上雨停了，月亮出來了。爲了我一點吃的東西，我走到白天時候我找的地裏。疼痛的爬了很久，發見那些穀穗原來是乾草和辣椒，我拔了一些留下來的穀子，又爬回椰樹山上去。價值一來一去，就用了六個鐘頭。我開始吃一顆一顆的剝去了穀子皮，但是我還沒能吃饱，我的牙齒就黑了，我就帶着皮吃。我一下吃了二

時我的心臟漸漸有些衰弱，我一定得死。這樣想着，我和其他東西都漸的一點一點，和金製的好銀，我也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容易代理小隊長大概是跑回厚往那個方向逃去，我也也許聯隊是在大路上前進的，山上去，這裏我以前往，我發見我是在敵人的山房屋和人聲，山裏落下來地躺在地上，爲了永遠逃避練的人馬上就會知道，隊住着，定了方向，我逃去沒天發見，有一個樵夫過，那樣地爬着，從一個哨兵邊偷過。

了。最後的結局，就把我的日記本一點點的、一隻銀子摔碎了。然而死去了。因此我想重指給我方向呢？來的方向去？能達到大路上，過，我爬過西邊的山坡上，一邊心。因為下邊有這人踐踏。所有老人在附近一定有事決定還是黑夜走，走出來，但幸而他被到一個山坡，一個哨兵的着進屋裏去的時候，牆裏出來的一個人，正穿過街道，看見我，並大聲的叫叫起來，因此我就竭力迅速地爬着跑了。並在路旁的山裏藏起來。然而正是走在路旁。並且好像有人跟着我，然後又走開，去找另外的入去了。我重又穿過一座小山，看見一間屋子裏有四個人，我向他們要了一些米飯，就走到一小塊野地裏，我竭力小心，為了不被跟蹤或發現。已經沒有力量了，被跟着。因為繼續爬的已經沒有力量了，又沒有看到旁邊有人。天空和草地像被褥一樣，我就睡去了。要是在那兒找到我，那是不可可能的。但我醒來時，已經有二三十人——農民和兵士，手裏拿着火把，把我包圍了。我會無抵抗地被俘了。

「我被俘後，就被送到我的，是羣衆並不很壞的處理我，甚至連我頭上，都沒打一下。由於我胸受了傷，他們讓我坐在牛推車上，或在担架上抬着我，這裏面是嗎

我，我一下從陡坡上掉下去，並且折斷了我的腳，我找了一根枴棍，要從我的座位

腳下。除了被俘我，我已經沒有任何希望了。隨後我就決定自殺。那時我正帶着一顆手榴彈，和一把刀，我想用自有的力量，便決定用手榴彈。我所用的力量並苦，對着石頭擲那點計。唉，不論怎麼投，那炸藥都不爆炸。原來，不論怎樣投了三十個幾鐘頭。所有的草堆，樹上的果實，假活他只要在我旁邊，我都吃。我確實什麼都吃。可是奇怪的是我的肚子，並不感麼飽。我也喝過水。我那樣繼續活着，並且已輕去了，是的，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因為地上太冷，我換了件白夾襖。當時就見得很多的熟麥苗。但是吃了那些東西不能支持了。因此，我不走進一間小屋，把我的傷處，給人們看了，為了使他們安心。

第二天我走進另外一個山

「西來。那是些貪財貪色，我的身體就顯得很危險，我賜給那些受子驚嚇，然後給我吃奶的，當我醒來時，（譯自 *Heart of China* 70 期）  
Y. I. (C. F. 譯)  
遺憾的是，這種奇怪的國體就是使千萬萬在日本永遠沒有把序席抬在担架上過。」  
道確實是一個奇怪的國家。」